

男儿女儿好看时



山东文艺出版社

SHAN DONG WEN YI

CHU BAN SHE

叶明山

YE MING SHAN / NAN ER NU ER HAO KAN SHI

中国说：鱼化龙。

祖母说：鲤鱼跳龙门，跳过去了，一条鲤鱼一条龙……

当然，本书是个鱼化鱼的故事。

——扉页自题

## 男儿女儿好看时

叶明山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75印张 2插页 197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676

ISBN 7—5329—0128—9/I·114 定价：2.25元

## 内 容 提 要

大学毕业生陆伍，与城市的女友不辞而别，应聘直赴某专业户担任水产技师。不想户主竟是当年被他“伤害”的、如今已成了美丽少妇的应如月。他的父亲曾经蹂躏过的孤女水妖也神秘地在这里生活。这里不仅仅是个儒家文化蒙翳着人的灵魂的“麻烦的渔村”，除了温良恭俭、男女大防之外，也有土嬉皮、假女鬼、西装和尚、布衣“垂吏”……这里陷阱密布，险象丛生。然而这里也不乏具有新意识、新观念的当代男儿和“时代女性”，不乏少男少女们的忧患相依。为了准确地选择自我，他没有退却，勇敢地面临着感情的、爱情的、生态的洗礼与非现代精神的以及各方面报复的挑战。为了共同的事业，他在与女主人不断开拓进取和竭蹶奋斗中，终于没有经受住复杂的本我的灵与肉的相互诱惑……

建设年代的老战争。和平土地上的古战场。作家在这部作品里似乎有夸张的荒唐，但令人难免钦服他追求的生活和心理内聚的那种新的感觉和把握；它没有以其轻浮日光所猎取的牺牲品来获得戏剧效果，因为人自身的愚昧对人自身理想的严酷摧残是这一人间悲剧的实质含义。

小说读来惊心动魄，且深蕴哲理。

# 在中国农民大趋势的后面

## (代 序)

王欣荣

“真正是朝阳，总在山那边。那重山，累死了多少人。”

读罢叶明山的《男儿女儿好看时》，我品吟着书中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部写农村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反映的是今天簇新的农村生活。但就它给我的震动来说却不亚于两年前我读过的一部叫作《中国农民大趋势》的长篇报告文学。那对北方某半岛地区的农村改革作了宏观描述的如椽之笔，展现出一幅幅激动人心的画面，在“褪色的画面”的映衬下，愈发突出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命题，确实是向人们传输了农村大变革的信息了。我读《男儿女儿好看时》除了震动之外，还有思索。中国农民在总体上走上了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新途之后，并不是径情直遂的，他们还要克服许多社会的和自身的缺陷。单就农民自身来说，他们心灵上蒙受着中国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积淀，即便是有文化的新一代，他们也有因袭的或生活逼出来的弱点。这不能怪农民。作为人，农民是种种人的复杂群体。因此，农村才有了丰富的生活，多样的彩色。要写出农村生活深层面的东西，报告文学是难能为力的。《男儿女儿好看时》所带给我们的就是在农村改革、发展中各式新鲜人物的文

化心理信息。它不象报告文学所让我们看到的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轰轰烈烈，而是让我们感到人们深夜的私语切切和盘算的精心；它不只是让我们听到“万儿八千还算钱嘛”的豪放的声音，而是让我们理解到他们在致富路上的甘与苦，以及新的追求，新的困惑，新的关隘。

已经掀过去的农村的历史给人以沉重感。读这本写渔业专业户聘请专业大学生作技术员这等让人乐观的题材的书，也给了我以沉重感。这是作家品味生活的结果，也是他追求的艺术效果。他从前代作家身上汲取教训了，他不再用廉价的乐观精神来写农村了，他不再单用放大镜，而且用显微镜、透视镜在观照农村了。这也可能对一些幼稚的对共产主义抱急切情绪的人带来不满：农村这样搞下去，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搞得更好！其实，“这样搞下去”的何止于农村呢？

最近，一位中国的哲人说，社会主义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国实现小康，要到下个世纪的中叶以后。这是一针清醒剂。他告诉我们，在当今，我们在民主与法制、文化与教育、道德与情操、观念与意识等等方面，还有多多少少的事情需要做。“那座山，累死了多少人”，可惜累死不在于攀登，而在于互相倾轧、拆台……因此，我佩服这部作品的作者的眼光与勇气。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会骗人。

## 二

《男儿女儿好看时》的现实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是按照生活本来面目进行再现。五六十年代，处于天真阶段而为一时功利思想所支配的我们的文艺界，不满足于

生活的再现，便提出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这一文学主张本身并没有错。但后来被人利用而成为制造“高、大、全”样板乃至瞒和骗文学的踏脚石。新时期的文学作手们以开放、搞活的思想面对开放、搞活的生活局面，根据各自的创作个性在创作上进行着多方面的选择与试验。有的是坚持传统，发扬传统；有的是借鉴域外，赋予新机；有的是两者兼而有之；等而外之的，当然也有食洋不化、生吞活剥。当然，作品的社会效果、艺术成就，自有读者与历史检验。

据说，西方称再现生活的现实主义为“荷马方式”，具有日神阿波罗精神：没有粗野的激情，而有智慧的静穆，洞察入微，深思熟虑，讲究理性，追求和谐与均衡，用哲学的冷静来摆脱感情的剧烈。称表现作者主体意识的现代主义文学为“圣经方式”，具有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在醉境的狂欢中忘却生命的悲苦，用绝望和蔑视的眼光看待世界，不断地建设又不断地破坏，幸福就在于不停地活动和野性的放纵。他们把当前的文学上溯到远古，各自找出他们的祖先以为标志。我们长期以来有着这样的思想模式：现实主义——是进步的、革命的；非现实主义——没落的、反动的。岂不知这种形而上学的一刀切，妨碍了我们作家的多方面探求和艺术才华的多方面表现。现代人，包括经受了若干年非正常待遇的中国人，在认识人的价值、尊重人方面是共同的。所不同的是西方在物欲充斥、人遭异化中，作家看世界的存在是荒谬的，人是为无能为力的。以大洋彼岸来说，崛起于六十年代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北美的“黑色幽默”，就是将现实主义的“荷马方式”，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圣经方式”互相交融而为用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为创作原则，作者将主体意识发扬

蹈厉，把生活素材、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同梦幻、象征、隐喻、怪诞、意识流熔为一炉，创造出一种富有现代生活气息、民族文化心理因素的新颖的艺术形式。其优秀作品于抨击侵略者的掠夺、揭露本国资产阶级政治假民主、鞭挞社会积弊的力度并不弱。“黑色幽默”作家，以阴沉而绝望的笑对付社会的荒谬，于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未始不具有价值。当前，我们的作家在借鉴外国时有两方面的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对域外的艺术形式横移套取，改造了中国的生活、背离了中国的读者，终使中国人变成了外国人，使中国作品成了仿制西方的膺品；二是只注重主体意识的发扬，而完全背叛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使作品成为瘴言谰语，败坏了中国广大读者的胃口。相比之下，《男儿女儿好看时》在审美规范上，走着现实主义为体，现代主义为用的路，即它在精神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实践上以现代文化的高度观照农村人物的文化心理，并有选择地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

中国人的国民性，从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时就是鲁迅一辈所探究的问题。当代中国人的国民性，也颇为国内外学人所关注。人们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多个中国人是群虫。近代中国被人看作一盘散沙，现代中国在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组结成从属的与并列的群体，但我们并没有充分发挥群体与组织的优势，而被本身的形形色色的内耗所抵销。从某种意义上说，十年内乱就是从上到下、自下到上的内耗大表演。中国为其付出的代价是太沉重了。内耗有的来自体制的不完善，有的来自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关于后者，应是中国文化人长期从事的工作，因为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从五四文化运动以来才几十年，而中间大部分时间被武装斗争、变革国家存在方式

所占有。这当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不为任何人的意志所转移。值得庆幸的是，在社会制度上中国是大大的跃进了；问题的另一面是许多文化启蒙运动所未完成的题目，需要今天和今后继续补课。《男儿女儿好看时》的旨趣在于表现中国新农村各式人等的文化心理，矛盾纠结于内耗。我以为它表现的不只是鹅湖岸边兰溪村，而是从灵魂上攫住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的致命弱点——“人不容人”。单就这一点，我就有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书的理由了。

再将它放到近十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嬗变中作比照。就新时期小说对人的表现来说，大致经过这样几层拓展：呼唤人情、复归人性的“伤痕”、“反思”文学；干预生活、呼唤强者的“改革”小说；抒写心理、意识、渲泄情感的“向内转”。近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寻根热”、“文化热”把“向内转”推到一个新的层面，文化心理和文化人格的审美和表现是其基本特征。在小说发展的宏观视角下比照，中外小说大体呈现下面三种形态：一，故事化——写动作性、戏剧性强的故事，人物是故事的载体；二，人物性格化——故事为塑造人物服务；三，人物内心世界的审美化，——在影视发展的今天，作家们为发挥小说的优长，让人物（包括作家）表露内心图景、感觉、意识。我不同意将上述两方面的考察当作小说发展的阶段来看，是出于这种考虑：创作发展中的先锋性只说明艺术表现的方式手段在与时俱进，其根因在于社会生活方式、人的思想日见纷繁，读者的审美需要日渐多样，它不可能以取代或抹煞其它形态作品的价值为前提。何况不同形态只是相对而言，并无绝对的界限。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写故事的古希腊神话富有永恒的艺术魅力；这就是为什么徐悲鸿的马不能取代韩幹的



马，摄影艺术的马不能取代徐悲鸿的马；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欣赏写出“灵魂的深”的意识流小说时也喜欢袁阔成的说书。“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新时期的文坛为小说创作的多品种、多样式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中国作家感应活跃的、改革的、开放的现实生活，各自发挥所长，在创作上做着多方面的实践，这里就有艺术上的竞争，创作路数上的选择。我以为《男儿女儿好看时》的作者，在佳作纷呈的势态下，作了这几个方面的选择：一，大体保持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框架，事件有起迄，但又不为交代事件所局限，故事只作为展开人物之间、人物内心活动的附着物。二，事件常用草蛇灰线法处理，人物在事件中起的作用则由读者于空白处进行再创造。三，写人物的心理、意识、潜意识，但不照搬外国或国内写知识分子题材的意识流手法，作者采用与人物心灵契合的方式，将叙述、描写、抒情融汇在一起。四，人物形象注重文化心理与文化人格的审美与表现，作者站在现代文化的高度对不同文化心理与文化人格进行展示。五，新闻性的内容与象征、意象、意识流的巧妙采用，其富于弹性的跳荡的散文诗语言给作品带上哲理的意蕴。以上选择显示了作者的艺术辩证法运用的功力，也给读者以新的审美体验。就这一点，我就有向文学研究者推荐，以为之总结经验、丰富我们理论批评的思想材料的理由了。

### 三

从环境氛围上看，《男儿女儿好看时》所写的是庐剧流传区的巢湖一带，作者假设称之为鹅湖县兰溪村。然而这不是重

要的，重要的是作者追求的“生活和心理经验内聚成一种新的感觉和把握”。这里不象北方中原地区直到现在还让儒家文化蒙翳着人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还讲究些温良恭俭、男女大防。在孔圣人未曾到过的鹅湖，男女敢爱、敢恨，敢于作爱也敢于报复。人们从影视中，从与城市乃至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也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普通的渔妇村姑、农村青年也留披肩发、着牛仔裤，企望戴上金质的徽饰。只有二流子才不学无术，对兰溪村的致富强人挑三咒四，他们受着村中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当然也受着内耗的惩罚而不自觉。世道如此，一切都不奇怪。

应如月，是从外乡嫁来的少妇。凭着她的高中文化水平，贪婪地从科技书刊上学习知识，“花花点子一日生三个”，由网箱养鱼，到池养水獭、家养黄鳝，这使她成为全村冒尖的专业户。她完全可以靠吃利息过一辈子舒心日子，但不断地开拓才能使她的生活辉煌，才能弥补夫妻生活的缺憾。她要改变专业户、冒尖户、万元户的称呼，而要成为经营家、企业家、经济学家，甚至改革家、科学家。他用高薪聘用水产学院的高才生作自己的家庭技术员，更是惊世骇俗之举。“酸气、小气的日子，过活不了有出息的人”，看她对“知识之神”的阔绰招待，看她倾家荡产义无反顾地支持大学生施展才学，看她捕到亲鱼而毫不犹豫地放回湖中的长远眼光，看她劝梅兰不要参加联合体而在“外面”为自己说话的“策略”水平，就足以显示她是我们时代的具有新意识新观念的“时代女性”。她大度，她要无偿转让技术转让人才，让乡亲们都富裕起来，而在她的潜意识中隐藏着强烈的报复心理。在作姑娘而梦幻着与有知识有抱负的白马王子结合时，竟受到那城镇青年的蔑视；她要靠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来回敬那带傲气的青年。在事业屡遭困顿时，她也设计坑害与自己作梗的对手。虽然家破财空，也不善罢甘休，至于将来是喜是悲，难以预卜，这是作者向读者、向社会设计出的课题。这位农村的时代女性的光彩眩人耳目。

阎柱。不是强人，是能人。工于心计，十八岁娶妻，三十五岁抱孙子。在得到一块蓝天、一片绿水、一条自由的船、两只松绑的手以后，他成了兰溪村的第一个万元户，五十一岁的人，以“老”自居。别人穷困时，他能以施舍者的身份给以抚恤，这未尝不是民族的美德。治家极严，容不得半点异己思想，他的“阎氏精神”就是拼着一家棒劳力穷泽竭鱼地开湖荒，自发的农本思想使他幻想着改万元户为“万户侯”，把所有的农田都拿过来，单等一斤粮食救一条命，人们都喊他“爷爷”的那一天。“一个人活着有自己一条路，一个人死了有自己一块碑，碑大碑小，碑高碑低，硬是要争到死，比到底”，如果谁对他“人头户首”的地位有所影响，他的妒嫉之火非把人烧焦烧透不可。他不相信金钱万能，他认为钱变成权才能万能，他通过种种手段驾馭了村党支部书记，还能让不同人的嘴与腿供自己驱使。东邻应如月聘来大学生搞渔业开发，对他来说未尝不是好事，但他的“人不容人”哲学把共同富裕的竞赛搞成拆台、暗算、讹诈、诬告。自然是两败俱伤，连自己的儿媳也成了他的叛逆。他的自尊、专制、刚愎、好胜诸性格，让我们看到古中国农民的阿Q性格的另一侧面，但他的“人不容人”哲学观，难道纯粹是继承了传统么？难道不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斗、斗、斗”所培养的副产品么？尽管他跳过了龙门——成了万元户，但他并没有成龙，仍然是鱼（虫）。非现代精神（不尊重科学、不相信知识、目光短浅、狭隘的自尊自大）

是农村建设的消极因素，“人不容人”所造成的内耗，使我们事业的翅膀沉重、起飞艰难。阎柱形象的诞生，振聋发聩。

陆伍。有抱负讲实效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毕业后不端国家铁饭碗而拿专业户的工资，这是对传统的挑战，为了追求永恒，他不惜远离城市、父母兄长和女友。当他看到阎柱家发扬阎氏精神开湖荒，他为生态平衡的破坏而大呼：“这里不只需要一个大学生，而是需要整个大学。”他同应如月制定的开发计划在执行中屡屡受挫，他又以艰忍、智慧、友谊自外地换回种鱼，以图事业再兴。他解释自己所选择的道路说：“我实际是在响应进步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召唤。我要横向发展自己，我要在一种网络社会的结构中，自由地‘扭’进一个‘网扣子’，并和志同道合的人织好每一个结头和网眼。”他对现行体制有独到的看法，认为宝塔式的社会结构限制了信息传输，也造成人的惰性，应该形成网式结构或立体结构，“经济的大发展，社会的大进步，又必然是社会的大开明”，他不是纯业务型的书呆子，而是富有新观念的开拓性人才。凭他的才智、气魄，他何止能开发一个蓼花浦、一个鹅湖，他甚至可使中国的淡水养殖来一个革命。他重视自我，准确地选择自我，但人事的纠纷终使他困惑。他与应如月在踯躅奋斗中，禁不住灵与肉的相互诱惑，这反映了本我的复杂，西方意识的沾染。当他们在最后一块地盘培养新鱼种而遭到阎柱的破坏时，他向应如月建议：“向他们以正确认错误，求他们成全，直至哭求。再不行就搞无耻的交换，政治的经济的，全行。”这是他的妥协性一面。强者而妥协，这也衬出“人不容人”力量的强大和社会体制上的严重问题。

高友。作为妻子应如月的兵，很能尽职尽责。他并不笨，

筑堤时他提供开洋荤式的烟酒糖茶，说明他还懂点劳动心理学，以机动船同推土机换工，也看出他的聪明。致命的弱点是一富就足。在妻子不倦的开拓进取中，他厌倦了。生活中的黑暗面，人的丑陋面，使他遁入空门。他的软弱根源在于自然经济中小农对独立不依、温饱自足的追求，也是自幼听命于上级（他是孤儿）所形成的惰性。在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人际交往使他的心灵扭错，终成为宿命论者。他的软弱使人叹息，也让人思考。

梅兰。照中国传统评点论的说法，她该是应如月的影子。她不甘命运的摆布，靠她对新事物的敏感，能创造出让姑娘小伙子瞠目结舌的奇迹。她告别村姑的卑琐，以寻求知识型的丈夫；为了给兰溪村的进步、发展、文明开一线生路，她可以拿出血汗换来的积蓄，为了不使应如月、陆伍的事业再遭破坏，她可以牺牲自己的青春美貌而与阎柱利用的破坏因素李四洋结婚。不知怎的，她让我想起《屈原》中的婵娟。

水妖儿。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人物，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其实，她是那段历史可怕的受戕害者，书中的大波碟却与她有关。

杜金。党内的庸人乡愿，唯上是听、唯风是从、唯财是用，既无“罪恶”也无“大错”，此人不倒，兰溪不了。

以上是我对几个人物的感印与理解，读者不可以此作为标笺判定这些人物的形象价值，因为作品所给予我们的东西比我所介绍的要丰富得多。形象大于思想，一部小说能树起这么多形象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值得重视的经验在于：“众多的形象渗透了作者的主体意识，并揭示了人的复杂的性格与心理。

关于第一点我想说，过去我们对“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

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泽东语）这一唯物主义的命题长期作着机械的理解，动不动就以“歪曲生活”、“不真实”、“生活难道是这样的吗”等等对富于创造和超越精神的作品进行裁决，而对把握了时代而超越时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杰作《怎么办》却敬而远之。这是一个可笑的矛盾。其实，作品渗透以作家的主体意识，这是作家的职权，正象列宁所指出，仅仅承认主观是客观的反映仍是空洞的，从这里既可以引出辩证唯物主义，也可以引出机械唯物主义，“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做现实”。文学源于社会生活，但又不等于社会生活，犹如桑叶并不等于丝一样，马克思说：“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剩余价值理论》，重点为原有的——引者）《男儿女儿好看时》的作者在作品中酿进了自己心血的酵母，创造了“第二自然”，由此我们就让他陪同着对生活作审美思考了。主体意识是个好东西，我们从具有不同风格作家的审美创造中，看到不同的世界，得到不同的审美享受。应鄙弃那种贵族的唯我的主体意识，而对呼吸着时代风云、关切着人类和祖国命运前途的主体意识表示敬意。

关于第二点——揭示了人的复杂的性格与心理。老年人说，现代人的内心复杂了。我也感到自己的孩子比自己幼时想的东西多了。有不少当代作家在追求人物形象的“心灵化”，其实这不只是西方文学引进的结果，而是由已经比先时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由文学从“工具论”回归到“人学”自身所决定的。作品极少写人物的形貌，但努力写心灵活动的效应同样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不同人物的形貌。作品有精细的事件构架，多

靠因人生事而不凝滞于先把故事讲圆，读到后来才会让追求故事完整性的人知道，前面的关节原来是“这一个”人在起作用。人物鲜活了，情节让读者弥补了。这时，读者会感谢作家对他们的尊重。当然，这得力于作者对人物显意识潜意识的挖掘。作者有言：“故事要变成生命的有机结构，素材要注入深邃的灵魂。”他的预期目的是达到了的。确实，作品没写出一个英雄，也没写出一个完美的好人，但对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新人却寄予厚爱。作者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人之丑”小说。这是他对世风民情辨析之后所作的偏激的强化的概括。我们不乏给现代化之树施肥灌水的人，然而为现代化之树除虫或指出潜藏病害以引起疗救注意的，何偿不更用心良苦。作者所流露出来的忧患意识是对现代化建设具有强烈责任感的表现。

《男儿女儿好看时》是有新意有深意的创造，为了完成他的新意与深意，作者在确定、选择、体现中的得与失、利与钝，还是留给读者、评论家去作更高明的判定吧。是为序。

1987年8月7日凌晨于泉水城外玉函山下

# 第一章

兰溪村的水码头，是台阶式的。一色青石条，重重叠叠，筑得螺螄找不到缝儿。三方临水，其实只有正前方开船靠船，两个侧方，就是杵衣、剖鱼、洗泥糊腿子以及打快活水仗的地方了。假如哪个不快活，当然也喜欢到这青石码头数落，滴一滴浑泪和清鼻涕。总之，一处一乡风，就象山里佬，喜欢在搭着喜鹊窝的大枫树下，喜欢坐裸露着的粗粗枫树根，寡话叨叨着张家山前李家山后。水乡人，总把村码头当作堂屋，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人间、人生、人情、人心，翘着嘴唇或晒着嘴角就大抵说个八九不离十了。

立秋半个月了，明天就是处暑了。鹅湖的秋水虽是好看，醉人的还是秋湖的渔事、猎事、农家事。鲤鱼肥透了，芦雁也断续飞来了。金杞柳和泊子苇也都等待收割。白藕从淤泥中漏出清馨气息，红菱把湖水泡成了甜酒。偶而还有肥硕的秋蟹，殷勤地爬上了渔户的门槛。青石码头，大船驰来，小船荡去，轻舟驶出，重载划归。就有杵衣妇又一遍捋起裤管，雪白的大腿又淹没了，喊声是经久不息的：“孩子他爹，别摸黑，早点回来。”回话的，可不一定是“孩子他爹”，也许是孩子他叔，孩子他伯，也许是东头老蔡九，西头李四洋：“晓得晓得，把酒煨热点，把奶头子擦干净点……”年轻的媳妇、嫂



子，谁也不是瓜瓢子：“喂养你小狗日的。”“嘻嘻，我就当小——狗——日！”女人们知道上当了，立即组成了“联合会”，会员甚至包括那个打诨的“小狗日”的婆娘：“来吧，一屁股坐死你！哈哈哈哈……”都象男子汉笑起来，有的当真扭动起臀部，手中的棒槌指戳着浪去的船。又忽地想起庆祝胜利，那棒槌就变成了水枪，女人们相互击水声、笑声、斗狠和求饶声……沸沸扬扬，弄得湖水浪滔天，直到哪位“傻大姐”老公的裤衩或自个的奶罩，漂到三丈外，才惊惊乍乍休战。

渔家吃饱了肚皮的快活。水乡特有的文娱活动。

高友的女人应如月没参加这场“文娱活动”。她站在一浪驰来湿脚尖の船埠最前处，神思悠远悠远的。远天恰好停住一朵云，是东是西呢？她在大伙戏谑声中，苦苦独自猜着哑谜。

梅兰走了过来，披肩发缀满了“水珍珠”：“嫂子，可别当了望夫石。咯咯……”一声“咯咯”，而不是“哈哈”，恰好把她划成了别具一格的姑娘。不错，二十三岁，有模样儿，有文化水儿，就是碰不上如意男儿。

应如月扭动脖子，没动脚跟：“今儿风顺顺水的，他们该回来了。”

她说的“他们”，不光是梅兰，全村人都晓得。这又是她自作聪明、自拿主张办的一件稀罕事。她是花花点子一日生三个的九眼睛观音，高友那条呆眼鱼，脑袋就长在老婆肩胛上了，喘粗气也忙不完她的指派。花花点子一日生三个，结婚三年没生一个孩子，应如月在兰溪村，就被姑嫂国里一些臣民推了牌坊。好在这年头，票子撑人腰，应如月装着高中文化水儿，比别家婆娘会养网箱鱼，会关起门来发财——院子里修池养水獭，会结一本杂志上介绍的什么新式渔网，他男人用那